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本三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六

明

憲宗皇帝

〔甲午〕成化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刑部主事張鼎河南信陽人言延綏

甘肅甯夏三邊鎮撫不相統一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詔從其請因

設制府于固原即以越爲之巡撫總兵而下並聽節制三邊設總制自

此始

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中官黃沁鎮守廣西雍不爲禮又自

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布政使何宜福清人副使張敷皆銜之會柳潯

蠻陷懷集注見前兵部劾雍失機沁亦訐雍濫賞費財帝遣官往勘宜敷

因釀成其罪帝命致仕去雍用兵兩廣經親失石軍門設銅鼓十箇節詳密裨將以下繩桿無所偶令行禁止寇盜靡息鎮守中官素驕恣亦惕息無敢肆訛去等

人念其功立祠祀焉雍歸五年卒于家正德中追諡寬毅

夏閏月築邊牆初余子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

獲邊人爲導徑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于沿邊築牆置

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城邊牆于事爲便

時尙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其役既而寇入孤山堡在肅州府谷縣西北復犯榆

林據河套歲發兵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曰今征套士馬屯延

綏者八萬芻茭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

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請于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

西運糧民夫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帝從之會王越襲虜紅鹽池事具前

患少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在府谷縣東北西抵花馬池注見前延袤千

七百七十里鹽池築塼獨置其下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臺皆備巡警又于崖皆空處築堡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進射凡築城堡十一邊

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过三月而成牆內地

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餘石

秋九月癸丑朔日食

冬十月都督同知李文等進兵討土魯番不克引還李文等引兵至布

隆吉爾川在今西安府涇陽縣西北流逕敷煊縣入于哈喇諾爾按布隆吉爾川舊作卜隆吉兒川今改謀報阿里集衆抗拒且結別

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令二衛還守本土哈商及默克里

輝和爾之衆明史哈密傳哈密種落有三一曰回回一曰輝和爾一曰退居苦峪注見前文

等亦引還肅州土魯番知中國不足憚遂久據哈密朝廷因令邊臣築

不明代財用  
上不知府  
藏之數肆  
下遂得肆  
其私能乾  
沒使平慎  
覈加于制  
復謹度何  
節至出入  
不敷告匱  
國用告匱  
而欲取資  
山澤非特  
瀉竭及井  
緩以杯水  
且與薪亦  
沃濟於事  
何濟湖壤  
一載至之  
開采不功  
隨地施功  
何至役萬  
而十役萬  
僅所餘金  
兩積三十  
以之獲不  
償勞足費

苦峪城移哈密衛于其地給米布賜穀種命哈商主國事焉

三十九

十二月罷采金

時內費日侈帑金不足用命湖廣寶慶

宋以邵陽郡置府元爲路明仍爲府今府屬湖

南等郡開采歲役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乃從撫臣

言已之

〔未乙〕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諡文

時與萬安同在

閣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見安結中官戚晚上下壅隔時頗懷憂每上言

或留中或下所司多不見用時悵悵不得志屢請疾在告至是力懇放

還不許加少保未幾卒贈太師

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不使人知燕居無惰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以吏部左侍郎劉珝

字叔溫

禮部右侍郎劉吉

字祐之

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預機務

珝先以舊宮僚晉官直經筵日講每進講反覆開導詞氣侃侃

劉定之稱爲講官第一帝亦愛重之入閣後每呼東劉先生珝性疏直

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

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

乾清宮門災

夏五月始召見皇子于西內

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召太

監張敏櫛髮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

是官吏之漏卮中飽皆不可知而民之困累此舉上宗交病可謂昧於治

理矣

皇子生已

六年憲宗

竟毫無聞

見即昏憤

不勝至此

照鏡歎老

之事或由此

傳聞已甚

亦未可知

但既迎皇

子至前事

已彰著一

名出閣常

儀何轉向

閣臣商處

之策無

宗庸儒無

能此等事

猶不克自

主其它尚

足問乎

然曰安在敏叩頭對曰奴言卽死萬歲當爲皇子主于是太監懷恩密高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卽日幸西內遣使迎皇子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卽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髮披地時胎髮猶未起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皆大喜懷恩並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勅禮部以定名爲辭于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卽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皇子旣出將何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卽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遂定名祐檉頒詔中外

六月皇子母紀氏暴卒先是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大

學士商輅恐有它患而難以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

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

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于貴妃宗社幸甚紀

妃遂移居永壽宮數召見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給我至是妃暴薨



或曰萬貫都使使賜死或曰自終太監張敏懼亦吞金死

秋八月浚通惠河

通惠河卽元大通河郭守敬所鑿

前具

亦名潞河洪

武時廢永樂中修治復湮前五年漕運總兵

明史職官志漕運總兵官一人統領官軍專督漕運

楊茂言

自張家灣

在通州南爲南北水陸要道

舍舟車轉至都下僱值不貲通州至京舊有通惠

河水道石牐尙存修牐瀦水用小舟剝運便帝遣尙書楊鼎

字宗器陝西咸寧人

相

度上言舊牐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舟得入城今水由

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濬玉泉

注見前

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

水使入西湖

在宛平縣玉泉山下水經注西湖濬水澄源川亭望遠爲遊曠之勝所

閉分水青龍牐引諸水從高粱河

注見前

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

牐河隨旱澇啓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以災異工未及舉至

是命平江伯陳銳等督漕卒疏浚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牐四漕舟

稍通

是時于元所引昌平白浮諸泉俱遏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淺塞如故

們都塔伽嘉色凌遣使入朝初伽嘉色凌以女妻們都塔故立爲汗及

是俱遣使入貢已而伽嘉色凌專恣日甚們都塔部陀羅該

舊作脫羅子

伊斯

瑪音

舊作亦思馬因今並改後仿此

等謀殺之未幾們都塔亦死諸強酋相繼略盡邊人稍

得息肩

九月丁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立子祐樸為皇太子 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

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

妃治食曰已飯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歲即如是它日魚肉我

矣因恚成疾

以朱英字時傑桂陽人總督兩廣軍務 自韓雍大征諸蠻以來將帥喜邀功利俘

掠名為鵬剿英至鎮以甯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招撫

猺獞效順者定編戶給復三年于是馬平隋縣今屬柳州府陽朔亦隋縣以陽朔山得名今屬桂林府蒼

梧注見前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波明洪武中置縣今屬慶遠府賊李公主有衆數萬久負

固亦遣子納款為置永安州本唐蒙州今屬平樂府處之俾其子孫世為吏目自是

歸附日衆凡為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

十二月改諡郕戾王為景皇帝 初荆門州訓導高瑤字庭堅國縣人上言正統己

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

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甯謐厥功不小迨先帝復辟貪天功

景泰之立  
既不七年  
且不能以  
不友愛曲  
共大倫致  
成全大倫  
成奪門之

小賤人貪功於  
啓憂而禍積  
嫌生變禍  
固自招但  
徐有貞輩  
久經委質  
稱臣膺其  
爵祿乃際  
廢黜之  
痛且詆  
並且惡謚  
泉鳩理實  
非所宜憲  
宗能介以  
前事懷  
議復帝號  
尋命加諡  
修陵詔旨  
義於景泰  
敦親之  
情于英宗  
大繼述令  
舉黎稱之  
欲獻媚希  
恩輒引漢  
昌邑更始  
爲比擬不  
于偏其心  
術尙可問

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躋祀未稱典禮望勅禮官追加廟號  
以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左庶子黎澹湖廣岳州人言昌邑既廢不聞  
復爲漢某帝更始既廢不聞復爲漢某王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  
爲不明一陷陛下于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疏遠安敢  
妄言帝曰景泰往事朕未嘗介意澹又欲獻媚希恩邪切責之議亦遂  
寢其後御史楊守隨字維貞鄞人亦言郕王有功社稷請改諡帝下廷議大學  
士輅極言當復至是乃下詔曰朕叔郕王踐阼戡亂保邦奸臣讒構請  
去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深懷悔恨以次抵諸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  
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郕王可仍舊皇帝號尋上尊諡曰恭仁康定  
景皇帝令所司修飾陵寢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南京陰霾地震勅羣臣修省

二月乙亥朔日食

夏五月命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初白圭既平劉通荆襄流民

屯結如故通黨李原等寇掠南漳內鄉見注前諸縣帝命項忠討之忠遣

人入山招諭流民先後來歸者九十萬原等亦以次就擒忠戶選一丁充戍湖廣邊衛餘令歸



籍給田民有自漢武中占籍者有司一切驅迫不前即殺之其發戍者舟  
 行多疫死言官劾忠妄殺尚書白圭亦言流民宜隨在著籍帝皆不聽  
 至是流民復聚朝廷

以爲憂祭酒周洪謨字義弼長甯人著流民說略言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

乃僑置松滋縣于荆南

舊書地理志荆州松滋本漢縣屬廬江郡晉時松滋人避亂至此乃僑立松滋縣因而不改

陝西雍州之

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西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

于襄陽今襄陽府南北朝時爲南雍州今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都御

史李賓順義人善其說聞于帝帝然之遂命傑出撫傑徧厯山溪宣朝廷

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于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

一萬二千有奇口四十二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頑梗不率者驅

還其鄉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

郎鄉元改郎縣  
 明初屬均州  
 居竹  
 即竹山明初  
 省尋復置  
 房  
 即房縣  
 注見前  
 上津  
 西魏縣  
 今省  
 商  
 即商州  
 注見前  
 洛  
 即洛南隋縣  
 今屬商州  
 諸縣

中道路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鮮到猝有盜賊難遙制乃拓

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

州與竹山、上房、咸陽、新郢、又于西安增山、陽、增南、召、桐、柏、汝、安、增、伊、陽、各隸其州。府制既定，屬安、郢、州、山、吳、遠、爲、郎、知、府、諸、縣、皆、擇、鄰、境、吏、爲、之、流、人、得、所、四、境、又、安、增、洵、陽、漢、縣、今、與、白、河、俱、屬、安、州、山、知、

陽今屬商州  
吳璋安福人

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

寶宜

人。自代。詔卽擢道宏大理寺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

六府鄖陽有撫治自此始

據以功過有都御史  
驗年卒部民爲立祠

秋七月黑眚見

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昏

迷徧城驚擾男女露處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乃定帝于

禁中祭告天地以四事自責

一用度不節二工役勞民  
三忠言不聞四仁政不施

大學士商輅疏弭災八

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母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

分遣部使錄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

巡撫帝優詔褒納

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事

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太監汪直故大藤峽猺種初給事萬妃

于昭德宮遷御馬監爲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

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歡

冬十月京師地震

十一月四川巡撫張瓚

字宗器  
孝感人

討灣溪

蠻寨名地在今平  
黃平州重安縣司境

蠻破之尋命瓚兼督

松潘等諸軍務討叛番

先是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天壩千

蠻寨名  
地在今

遵義府播  
州廳司境

地及重安長官司所轄灣溪等寨屢被生苗竊據諸王師進討

詔瓚親至播州諭還侵地不服卽征之事在十年至是瓚督兵攻敗諸苗奏

設安甯宣撫司卽以輝子友爲之詔從其請會松潘番寇邊西鄙繹騷

令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諸軍務瓚至軍審度形勢令副總兵堯戩軍

松潘參將孫嵩軍威疊爲夾攻計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濬偏橋

棧道軍獲安行轉餉無阻既而瓚自率兵攻白草壩雷洪在龍安府平武縣西南唐吐蕃遺種最爲強悍

等數大寨斬獲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賊魁皆殲先後破滅五十

二寨其它一百五寨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乃班師在十四年

大學士商輅等進續資治通鑑綱目初景泰中詔纂宋元綱目會英宗

復辟事遂寢及帝卽位復命商輅等修之至是書成輅等奉表以進凡

二十七卷帝爲之序

以戶部侍郎王恕巡撫雲南大學士商輅先已請設雲南巡撫又以鎮

守中官錢能縱恣不法議遣大臣有威望者往鎮壓之乃以恕爲右都

御史以行先是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詐言安南捕盜兵入境帝卽

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能因遺安

南王玉帶綵繪珍奇諸物結其貢使改道雲南邊吏格之不得入能又

自永樂設  
立東廠寄  
宦官以訪  
緝之任固  
已作憲宗  
涼至憲宗  
信任汪直  
復為特置  
西廠氣燄  
鶴張羅織  
益橫甚且  
擅行逮問  
易置近由  
其初不過  
因汪直舉  
發單力明  
殺其事嘉  
知其奸執  
如此正若

遣景交通千崖

注見

孟密

亦曰猛將本諱木邦土司後為思納所竊據事詳後

諸土官納其金寶至是恕

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効能私通外國及諸貪暴不法狀帝

宥能而致其黨九人于法恕上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

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

還恕遂改掌南京都察院

事在明年

能事立解

恕居雲南九月賊行徼外黔國公沐琮以下咸惕息奉命疏凡二十上直聲聞天下

沐琮字延芳昂之孫

## 南京大雷雨

〔丁〕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初成祖置東廠令宦官

訪緝逆謀大奸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尙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

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時南京鎮監覃力明進貢

還以百艘載私鹽武城典史詰之力明擊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

聞帝謂直能摘奸益幸直直乃任錦衣百戶韋瑛爲心腹屢興大獄冤

死者相屬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鬪詈雞狗

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大學士商輅率同官上言陛下委聽斷于直

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





太子出閣就學豫教所當慎重成舊閣亦祇可謹視起居若口授章句無臣簡備宮僚以資啓迪人乃委之寺人實爲非體幸而吉尙謹願不致貽累蒙求然欲是垂訓

深恨之及是四庫成直以爲誠心使諸執前辦諸忠受其害遂斥爲民直又諸

輅納指揮楊勰金輅乞罷聽歸戴縉乞令兩京大臣自陳欲以傾直所

不悅者于是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矣

秋八月錦衣衛執工部尙書張文質昌黎人下獄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

左昇私事詞連掌通政使工部尙書張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獄帝不知

也左通政何琮浙江仁和人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

九月京師地震

〔戊〕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就學太子雖出閣老奄覃吉朝夕侍

左右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皆太

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曰老伴來矣急手孝經時太

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三月復開遼東馬市遼東巡撫陳鉞河南獻縣人請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

安肆侵牟朶顏諸部懷怨擾廣甯不復來市尙書王越請令參將布政

司各一員監之母有所侵剋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及朶顏三衛

入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

後人則如  
獨保等之  
挾勢擢權  
于承華不  
護史家保  
知履霜堅  
冰之義反  
以端本正  
始歸功于  
吉無識甚  
矣

夏六月太白歲星同晝見

汪直行遼東邊遼東巡撫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直欲自往定之而帝

命馬文升字貢圖鈞州人往安撫直不悅文升馳至鎮宣璽書撫慰無不聽撫者

事定直欲懷其功請于帝挾其私黨王英日馳數百里筆撻守令各邊

都御史服橐鞶迎謁供帳百里有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

右皆有賄直大悅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直內慚心益

不喜而陳鉞益諂事直日夜譖文升思有以中之

秋九月河決開封壞護城隄五十丈河南巡撫李衍直隸真定人上言河南累

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新城隄下抵梁家淺舊河口

以洩杏花營注見前上流又自八角河口即八字澁在陳州府淮甯縣東南直抵南頓注亦見前分

導散漫以免祥符鄆陵睢陳歸德之災乃勅衍酌行之明年正月遷榮

澤縣城于河北以避水患而開封隄不久即塞

〔己〕十五年春正月修開國功臣墓無後者置守冢一人

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南昌人為太常寺丞孜省以江西吏就選京師賊

事發匿不歸時帝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

籙進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劾改省賊吏不宜典祭祀帝改爲上林苑監丞然寵幸日盛許密封奏請益獻淫邪方術與梁芳等表裏爲奸干亂政事

五月下兵部侍郎馬文升于獄謫戍汪直勘事遼東還劾文升行事乖

方逮下獄謫戍重慶衛并詰責諸言官容隱不劾奏廷杖李俊字子人等

五十六人

〔庚子〕十六年春二月王越襲韃靼于威甯海子在今正黃旗察哈爾南一統志其西南舊有威甯城金時故縣也破

之時汪直怙恩用事思以邊功自樹王越朱永附之會延綏守臣奏寇

渡河入靖虜注見前越勸直奏請出師詔以永爲平虜將軍直監軍越提

督軍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至大

同聞敵帳在威甯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關名在大同縣東北潛行

至貓兒莊注亦見前分數道進值大風雨雪晦冥進至威甯寇猶不覺掩擊

破之斬首四百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永所出道迂不見敵無功由是

越封威甯伯直增祿三百石

〔辛丑〕十七年夏四月旱風霾

統體統凌夷已非一  
日但熱審  
朝審之制  
自永樂以  
來守而不  
變何至盡  
宗章盡改  
舊章概以  
罷廢而以  
會識大典  
專任宦官  
廷臣遂無  
由過問紀  
綱倒置甚  
矣況其矜  
疑放遣則  
常倍增則  
由若輩欲  
假姑息博  
美名不復  
顧明刑本  
意豈可縱  
失乃權勢  
言崇法司  
惟視其意  
指則其所  
寬者必其  
通苞苴者  
也苟然必  
甚流離貧

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是每五歲內臣審錄以爲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初成祖定熱審之例。仁宗命閣臣會審。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至帝罷不行。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嘗倍于熱審。于大理寺爲三尺壇。中坐。齎敕張蓋。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牘立。唯諸趨走惟謹。三法司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

五月。寇犯宣府。汪直王越率師禦之。

秋七月。雷震郊壇。承天門。

冬十月。以道士鄧常恩爲太常卿。

〔壬寅〕十八年春二月。罷西廠。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于帝前爲醉者。

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又爲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欣然而笑。稍稍悟。會東廠尙銘獲賊得厚賞。直怒其不先告己。銘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祕語。奏之。且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心始惡直。時直越方在宣府。以敵退請班師。不許。陳鉞居兵部。代爲請。帝切責。